續集 一二

共十一

詩經講義 六

詩經講義續集一

外孫男 尹廷琦 謹述

詩經講義十二編補遺三編茶山公所述也余自孩提周旋公之膝下親受誘掖訓導余年二十三而公歿伊後虹橋永斷學業無由琢磨至此滅裂同治戊辰僑居南充偶閱講義恍若謦欬之復承千古遂邈不覺涕淚之交迸也講義之體唯問是對問所不及不敢旁濫則遺秉滯穗不無掇拾者故謹效管見又是公年三十時所對也晚年雖有所悔一者仰對不可追改此則間附己意合為十二卷名之曰續集極知

余僭妄然此亦可為紹述公之緒餘耶否。

總論

詩之作也以其教也教之道有二其一使之感發而自喻也其一導之振作而成人也風雅頌三百編無一無緣而作者國風之作盖為風刺也微言而諷諫也或述善事使自喻之或述惡事使自喻之無非諷諫其直筆嚴於春秋不諱國惡不吐彊禦凡弒君淫妹薄妻殺子之罪貪虐狂蕩之咎無所回護彰癉唯意使亂臣賊子暴君汙吏有足以懲懼其所以扶人彝而關世教誠大矣此所云詩亡而春秋作也雅所以陳善閉邪使有勸勉也頌以追述先王

之德揄揚贊歎無非可法可師此皆以感發自喻之妙而
為教也及其被之筦弦而用之郊廟用之朝廷用之鄉人
遂立樂官以之教人樂記曰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
之謂樂又曰聽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師乙曰寬而靜柔
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
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姦聲亂色
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
體此其導之作成而為教也經解曰溫柔敦厚詩之教也
即以是也帝典命夔之言曰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
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此乃千古

詩教之第一綱領也故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興於詩者誦詩而喻於心以之懲創感發而有所興起也成於樂者弦歌德音如帝舜之命夔師乙之論樂皆有作成之妙此詩之爲教也

國風

風非民俗歌謠之名詳補義非風刺風喩之謂也風者風行地上之名風行地上有生育肅殺之別聲音之道奏以溫柔得其生育之氣則謂之南風其暴厲而得於肅殺之氣則謂之北風風遂爲音樂之名而樂名之謂風昉於虞舜之南風詩孔子所云治安之風亂之風詳周南卽以風爲樂

名也卷阿之飄風自南則成王之游歌蓋矢其南風之音
也師曠所歌之北風南風皆風之樂聲也季札觀樂曰五
聲和八風平樂記曰八風從律而不姦八風者八方之風
音也十五國之風其義則一而風是樂名也各隨政教之汙
隆而風之盛衰別焉然則字音爲平聲而不當於風刺風
喻若主風刺之義而以風爲諷則國風將爲國諷此恐未
允大抵風之音韻有溫柔清和之美故大雅曰吉甫作誦
穆如清風【雅體亦有兼風音者崧高之其風肆好烝民之穆如清風是也】若其風刺則作
者之本旨也十五國風詩旨之或善或惡皆爲風刺時政
微言以諷喻之使人有感發之妙故風詩之體或比物連

類或託寓深遠所以大序稱風賦比興雅頌蓋惟風詩有
賦比興雅頌無之故賦比興進在雅頌之上丨斯其專主
於風刺也二雅亦多風刺則風刺者以詩體而言非國風
之以樂名也凡國風之所美刺無非公家之善惡朝廷之
淑慝係國家之存亡關世道之汙隆彼委巷荒閭愚婦狡
童或淫或邪本不足置論於美刺雖或有蟲鳥叫吟安有
被之管弦建之樂官哉肆昔
健陵御問曰風是民俗歌謠之詩而周南載后妃所自作
之詩何也 聖學卓越明覽獨造精微也雅頌之體因可
講也正言曰雅所言皆一時賢人君子陳善閉邪之語不

在託喻惟以直陳故音韻典重正則斯之謂朝廷之樂也
頌者誦也（字相通）賛誦先王之德形容成功之美頌之音節
有揄揚賛誦之妙樂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
三歎有遺音斯可驗也（魯頌之泮水閟宮頌而兼雅體）

周南

南之義補義備矣大抵南者樂名而其聲則風音也據家
語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
王制音也奏中聲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
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
愁之戚不加于心暴厲之動不存于體乃所謂治安之

風（風者樂之音）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卽北

風）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和之動不存于體乃所以爲亂

之風（亂世之音）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南樂之音故曰南風）其

詩曰南風之薰兮（薰者和也南樂之風音是中和之聲故曰南風之薰）可以解吾民

之慍兮（中和之音故解慍）南風之時兮（南音之風和順天時）可以阜吾民之

財兮（南音以養生育之氣故阜民之財）惟修此化（聖人以禮樂化天下）故其興也勃

焉德如泉流殷紂好爲北鄙之聲（卽北風）其廢也忽焉夏侯

湛虞舜贊云垂拱臨民詠彼南音卽謂此也卷阿之飄風

自南則成王之游歌矢音卽南音也蓋自帝舜有此南音

呂氏春秋謂塗山氏女始作南音非信文也餘詳補義今

不更賛南蓋中和溫柔之音而其聲乃風也樂記所云治
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是也春秋傳師曠驟歌北風又歌
南風鍾儀之操南音皆是樂律之協聲也風音之中南樂
最盛者以其為中和治安之風也二南之詩其聲則風是
即南風之詩故班固幽通以葛藟樛木謂之詠南風也關雎之刺帷壼
而其詩則文王后妃之樂而不淫也殷雷之刺征役而其
詩則婦人之勤而不怨也卷耳之審官賢而為房中之樂
蘋蘩之昭忠信而為鬼神之薦獨不可以冠冕於十五國
之風乎季札觀周樂歌周南名南曰美哉始基之矣勤而
不怨孔子曰師摯之始始樂之始作与亂相對周南為風雅頌之第一樂章故曰始關雎

之亂亂者卒章也古者樂歌以三編為樂之一成如春秋傳所云鹿鳴之三並入皇皇者華也關雎之亂則卷耳也洋洋乎盈耳哉又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以其聲音之得於中和而聖賢存心養體之妙於斯備焉推其中和之極而家邦治安之要綽有裕矣

既謂之國風則曰周曰召曰邶曰鄘曰衛皆是國名召與王城則以地名系入而二南之分標周召者是周風召風與邶風鄘風衛風同一義例何者以周公召公為說乎故司馬遷直謂之周召之風太史公自序云大抵成周作樂之初既立十五國樂府而其得中和之南音惟周風召風之詩故察其音調而分隷之南音之合於周者繫之周而曰周南合於召者繫之召而曰召南遂傳為樂府之名而關雎甘棠何彼穠矣等篇則太師之追補卒定於孔子之手也

○太史公自序曰天下稱誦周公之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誠以二南即周風邵風故謂之周邵之風而其詩雖或有太師之追補大抵皆文武德化之所由而成周時周公立之樂府以詠歌之宣其風化故其言如是也若以周南召南之風爲周召二公德化則其謂周公宣周邵之風者說不通矣小序辨說終未一定而備詳於講義此乃毛詩序則其爲毛萇作明甚朱子曰後漢書儒林傳以爲衛宏作毛詩序後漢書亦何嘗有的據耶特其殘缺者衛宏補之耳

關雎

據家語孔子曰關雎興于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雌雄之有別四偶分別有陸賈新語云鹿鳴以仁求其羣關雎以義鳴其雄然則關關者雌雄聲也以興淑女也

荇菜是水菜則因取河水有菜而起興也祭禮后夫人薦蘋蘩薀藻之豆實荇菜是其類也賢配以承祭祀故所求者荇菜也流之則順流而泛求也采之則以喻采擇賢淑也采擇則得之故琴瑟友之也芼而奠之則薦而祭祀以喻既得配而用以齊家也於是乎樂之也以左右而興求之無方則集傳之說也而琴瑟鍾鼓將為友樂之無方矣以左右為淑女之輔助則講義也而寤寐求之之時其云左右亦所不通也左右固不必穿鑿也

鍾鼓樂之按韓詩外傳曰古者天子左五鍾將出則撞黃鍾而右五鍾皆應之立則磬折拱則紀鼓行步中規折旋中矩然後太師奏升車之樂告出也入則撞蕤賓以治容

貌類實有聲在內者皆王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
升堂之樂卽席告入也遂引此詩以為鍾鼓樂之之證此
其樂而不淫也文王娶太姒之時只是世子則天子鍾鼓
之樂非所奏也蓋後人追詠文王故以天子之樂而記之
也非但此也文王卽王季世子則方其未娶父君在上而
遽自求匹寤寐轉輾非理也世子雖得賢妃琴瑟鍾鼓以
友以樂非時也以此以彼謂之文王時作此詩則說不得
也

朱子於小序辨說乃以周康晩朝關雎之刺作於其時而
云恐有此理均是朱子之言則雖違集傳而辨說之從恐

無不可余嘗讀張衡思玄賦關雎戒女之句竊自有疑今讀補義披雲覩青關雎誠刺詩也司馬遷儒林傳又云周室衰而關雎作

葛覃

詩凡援用草木鳥獸無一泛虛皆有襯切之寓志不爾則葛覃之下燕雀鳩鴿無有不可非必黃鳥也詩人作詩之初摘思立文豈容一物之泛引乎黃鳥好音載於豳風而實喻子慰親心今此詩情亦然聽黃鳥之喈喈自切懷父母之心人情所固然也然則灌木以喻父母鳥之依母必以蔭庇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荀子曰樹成蔭而衆鳥息焉叢灌之木蔭庇厚焉其猶人之有父母蔭庇也相彼

鳥之飛鳴猶集於灌木之蔭庇我獨離違父母之蔭庇所
以思父母之心藹然自發矣至其葉莫莫而盛夏則旄丘
誕葛感日月之既多故思之更切而告以歸寧也

卷耳

爾雅石山戴土謂之崔嵬土山戴石謂砠今集傳從毛氏
而不從爾雅也此恐當從爾雅誠以卒章之馬瘏僕痡即
一節深一節山之艱險亦甚於二章三章而爲戴石也
孔子曰玄黃者天地之雜也雜則無正色者也馬病而不
能保其正色似玄似黃相雜而爲色蓋其形狀蕭索荒寒
也求賢審官之義講義備矣 云何吁矣見小雅都人士

樛木

此蓋陳古以刺時君也以君子爲后妃不妬斯未敢謂允當也考諸易經其云君子皆是王公曷嘗爲婦人之稱詩三百編其云樂只君子嘉樂君子豈弟君子不可勝數曷嘗一言半辭或爲婦人之稱惟獨此篇突然以君子爲婦人之稱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則君子是文王也今焉樂只君子忽爲淑女之稱詩人立詞豈若是顛倒眩幻哉小君内子其稱各别則捏合各字以爲君子恐涉牽強蔽一言曰君子者文王也不必強引而屬之后妃也樛木下曲有謙恭下屈之象考諸大雅諸篇文王旱麓篇文王平生盛德

卽謙恭自下也其受福以是謙恭也謙恭自下故以樛木
而援比福履來縈故以葛藟而喩之也旱麓是文王謙卑
之德則豈弟君子卽文王而葛藟施于條枚以興君子求
福與此一致也班固幽通言葛藟樛木亦此義而其云幽人實指文王也
履固福也其取肯較緊於祿按易之履上九曰視履考祥
元吉大慶蓋以履之卦象履蹈於离禮（二三四互卦离）為天命之
所佑故慶祥隨至是其福也然則文王之履行謙恭而得
天祿是卽蹈离禮而得福方可謂福履所以三百篇內其
頌祝福祿許多而必曰福履惟獨此篇非文王孰能與此

螽斯

詵詵衆而振作之意月令之蟲始振豳風之動股振羽斯螽莎雞卽其詵詵也振振者振作興起也薨薨爾雅訓之爲衆卽博雅之薨薨也詵詵始振者羣飛相從而薨薨然聲也齊風曰蟲飛薨薨繩繩者累世承繼也振作興起者累世相繼而繩繩然也揖揖通輯者和集也薨薨然飛者遂乃和集而揖揖也蟄者藏也卽會處也繩繩相繼者遂乃會處而蟄蟄也

桃夭

桃華雖因婚時所見而取興若其深義則又有精密焉凡詩之取興皆緊切襯着召南之穠華桃李以喻王姬之美

凱風之棘心夭夭以喻子幼之時此詩桃之夭夭喻女之
少好也華則桃之始也取以喻其始歸斯謂之室家也旣
華而實則桃之結子也取以喻其子育斯謂之家室也室
家家室雖字同文倒謂之室家則文義歸重於家而為夫
婦之家道謂之家室則文義歸重於室而為子育之居室
也旣實則葉而取以喻其家人之蕃盛葉之蓁蓁卽室家
之蓁蓁也家人則兄弟也此乃詩道之一節深一節也大
學引此詩曰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宜兄宜弟而后
可以教國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細觀文義則
實指家人為兄弟而二章之宜其家室旣有子育之子姓

所以謂父子兄弟也即大雅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次序也此蓋王后夫人新嫁之時預為祝願而要其作詩之本旨則亦因新嫁之隳損禮儀陳彼而刺今也

兔罝

申培詩説曰兔罝文王聞太顛閎夭散宜生之賢而舉之國人詠其事而美之墨子亦有此説雖若可信然此未知從何所受也太顛閎散名與十亂誠文武兼備蔚然有賢聖之德者也豈可但以武夫稱之乎武夫者卑稱之也江漢詩曰武夫洸洸指師旅而言也左傳晉先軫曰武夫力而拘諸原亦謂武力之徒也干城好仇腹心必賢聖而文武

兼備者然後可以當之夫豈一武夫之可辦哉按左傳晉
郤至如楚涖盟楚子享之郤至辭曰恭儉以行禮慈惠以
布政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
城又曰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制其腹心蓋兎罝
杙椓之事鄙不過赳赳武夫之流所職也猶此肅肅然嚴
整不聞其喧譁只聞椓聲丁丁然分明則公侯平日之慈
惠布政有能成就武夫之徒悉服其教至此卑鄙之事而
猶極嚴整若是靜暇若是也公侯之布政能若是則其不
為民之扞城乎其不為王國之好仇乎亦豈不制其民之
腹心乎不奪民時不事馳騁恭儉慈惠所以得民心周之盛德流及侯邦而然

也既云公侯為王好仇則文王之時未可如是也此必武王武成康時詩也

芣苢

據韓詩曰芣苢臭惡草也冉伯牛有惡疾而道不通故其妻傷之而歌芣苢此可以知詩旨芣苢雖臭惡猶能治癩韓詩說而有用所以採取此喻人有惡疾猶其才德之可用則採取而勿棄也采采是芣苢之萋盛則惡疾之人而才德茂盛也有者又也採取賢才非一非再採之而又之也掇之捋之則得之而又審擇也袺之襭之則親近而貯之將以需用也卷耳求賢也詳講義芣苢不棄惡疾也

以采采為採取故末流之弊極其附會章擭齋戲倣云點點蠟燭薄言點之剪剪蠟燭薄言剪之註云剪剪去其煤也袁枚詩話以為絶倒此誤解詩經之致也

漢廣

此詩以泳思方思之句觀之則定以隔水相望也然則游女乃在隔水之南堤故因其所見而起興曰水南則有喬木矣有游女矣隔水也故可望不可親而謂之不可息則非但喬而無蔭之故也不可求則非但貞而自守之故也江漢之游女非公家貴族乃賤而出游者也猶能貞潔若是而旣謂之女則未嫁者也下章遂云之子于歸

喬是木之上句而竦者見於爾雅而集傳之云上竦無枝則無枝二字未知所據上勾而竦則下無以就蔭其猶女之自貞而人不可求也休庥通庥是樹蔭也息有憩廕之義小雅云有菀者柳不尚息焉則一句結詞意主息字木與息叶韻游與求叶韻韓詩之改息作思必以休求叶韻未知的當

楚荆非薪木也蔞蒿非薪屬也盖以錯薪喩漢濱之淫俗楚蔞喩所詠之女彼翹翹然錯薪之中猶有匪薪之楚與蔞矣以興彼靡靡然淫俗之中猶有不淫之女也因以刈楚刈蔞皆應秣馬而言盖楚蔞皆不可以秣馬與喬木之不可休息起興亦同也楚木類而言於秣馬蔞則非木而

草也駒則馬之小者也以蔞而言於秣駒其意有味也
薪楚有婚姻之義唐風之束薪束楚小雅之柞薪車舝篇皆
是也今於之子于歸則是婚嫁之行也故必取薪楚而起
興只言于歸而已實非婚姻之詩故不言繆束也男女相
合而婚姻有薪楚相合纏束之義束薪則婚合也

汝墳

爾雅江沱汝濆之濆從水旁郭璞註曰遵彼汝濆亦濆從
水旁遂以濆為大水溢出別為小水之名濆之變為墳從
土旁乃晉以後唐宋閒之傳訛也常武之淮濆亦汝濆類
條木名皮葉白色卽山楸也秦風之有條有梅旱麓之施

于條枚是也旱麓之條枚既以條爲木名則此篇之條枚獨不以條爲木名乎若以條爲枝則首章既伐除枝與幹枚矣既無幹枚而餘枝安所附存復有條之生肄乎斬而復生曰肄者以蘖幹而言也翦枝不可曰斬翦而更茂不可曰生肄首章二章之條字則一定不變而曰枚曰肄之隨變可見條是木名而枚爲條樹之幹肄爲條樹之生蘖也汝墳草蟲殷雷皆以紂命從役而汝墳之詩是南國婦人之事也其夫行役必在朔北之地而汝水成濆之處即其夫從此去之路也遵其濆而望其來則沿濆之地多生山楸水邊近山則有山楸茂密蒙蔽所以伐去株枚使之通豁而望之也

劉備送去徐庶伐樹而望之盖竊有取於此詩也始往而
旣伐榦枚再往則肄復生所以首章而伐枚二章而伐肄
也不爾則婦人不當薪樵設或為之何必條之伐乎

麟之趾

麟之為仁獸徒以趾顛角也趾顛角差有輕重之别焉有
若易咸卦之拇腓心脢隨爻差等也趾是全身所載也顛
是身體之末也角是身體之餘氣挺出也旣有差别則姓
者子姓也子所生之孫為子姓此與公子有等次也公族
則又子姓之次也其猶麟之趾之顛之角之各以差别也
然此非麟之外别有之趾之顛之角也其所以不履不抵

不觸是卽麟之仁也故曰于嗟麟兮文王之德旣化公子公姓公族則公子公姓公族之仁善非別自仁善是卽文王之德也其猶趾顙角之卽是麟之仁所以謂振振公子公姓公族于嗟麟兮

振振者振起作盛也之趾之顙之角自下漸上故自公子而公姓自公姓而公族則漸蕃而興盛此之謂振振也

召南 鵲巢

詩之取比無一平順皆於不相當而相當必先知此義然後始可言詩矣雀角鼠牙何嘗穿屋穿墉楚蔞何與秣馬秣駒青蠅寧止榛藩桑扈豈啄塲粟黃鳥之止棘止桑鳩

羽之集栩集棘皆是無其理而立詞也此詩亦然鳩居鵲
巢本無其理要在援比取義今此諸侯之子嫁於他國
則詩之援比只取自異處來嫁之義也禽鳥之居原以子
女同巢生長終爲雌雄此非異處而來所以鵲與鳩之異
類取比也禽鳥之巢居莫如鵲巢之堅緻所以比於新歸
之室家也匹居和樂亦莫如鳩則此只取比於新歸之匹
居和樂也不空泥膠其義而謂之鳩奪以居也以言乎新
歸之室家則如鵲之有巢也以言乎夫婦之和樂則新歸
之婦如鳩之匹居也以言乎其義則婦之於夫家卽鳩之
於鵲巢自異處而來居也其曰居之匪眞謂鳩之居鵲巢

此詩爲方洪氏之妙義比其夫婦比新來之婦首言鵲本在於其巢而鳩來居之終言次言鵲固自在而鳩來則成偕而曰方之也次言鵲固皆在而鳩來成雙則其巢遂盈也初言鳩奪鵲巢乎又豈真以鵲鳩作雌雄者乎只取自異處來成雙之義比其婦人新歸夫家者詩道取比之法深可知也

也之子之自興國而來此和樂如鳩之匹居也此其不相當而取比也若鳩居鵲巢原有是理則都無韻致之細密未免樸陋奄然真為奪居之旨義當不取比矣趙孟之治晉國如鳩居鵲巢者以晉之國家比鵲巢以鳩居比君臣之和輯如夫婦匹居也此則只取其巢室與和樂匹居之義也鳩之為仇不見於古註且涉牽強還失本旨

方者兩竝也爾雅之大夫方舟並兩船也史記之車不方軌並兩軌也維鳩方之者鳩之匹處而兩竝也盈者充也禽鳥之性只雌雄匹處未嘗一巢而羣衆雜處謂之衆勝姪娣之多則殊未免當鳩之匹處其巢遂充是謂之盈也

采蘩

蘋蘩之採於沼澗非諸侯夫人之親執鄙事凡屬祭用隨物皆然也蘋蘩誠爲豆實之需而后夫人實供豆實所以採之也又非親採也是有內職之具備而採之也按射義曰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據昏義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御天子之內治以明章婦順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諸侯夫人亦視后妃六宮內職有差而爲三宮也祭統曰夫祭也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産之醢小物備矣水草之菹即蘋蘩夫人誠敬祭祀供其豆實則卜三宮世婦嬪妻之

吉者使採掇於澗沼當如公桑之禮公桑亦非后妃之親執其事故祭義曰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桑于公桑則采蘩當亦然矣此其所以官備具備水草之小物皆備不廢内職也射義所云不失職良以是也。采蘋序之循法度射義亦云卽謂此也

古人以祭祀為事左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易之震六五曰无喪有事亦以祭也公者公宮也昏義以祖廟為公宮

草蟲

覯者遘也媾也易之卦爻凡男女交合謂之婚媾媾遘搆覯皆交合之義字皆從冓冓卽交合也牆茨云中冓旣覯者會

合而相見也較緊於旣見也

此非南國之詩乃周之征婦也從役以紂命而其君子之

從役在南故陟南山而望之也蟲喓喓趯夏秋之時也五月

斯螽動股采蕨采薇春也夏秋而又至春則經歲矣所以思望

之情轉切惙惙甚於忡忡傷悲甚於惙惙也汝墳草蟲殷

雷蓋刺征役之煩興而延陵季子所云勤而不怨也

采蘋

此詩之爲未嫁之女教習已詳講義詹義曰婦人先嫁三

月祖廟旣毀教于宗室陳澔曰祖廟旣毀謂無服也則於

君爲疏故教之于宗子之家所以謂宗室也牖在廟室西

南陔古者儉薄之祭設於牖下易之坎六四曰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約者儉約也是也今者教習而循法度而已不是備禮之祭故只以蘋藻之薄具奠之牖下也詳言盛之筐筥湘之錡釜即其教習循法有條有序也故射義謂之循法

甘棠

爾雅曰芾小也蔽芾者杕杜之小貌甘棠即杜樹爾雅曰杜甘棠是也每生道傍而少枝孤特故唐風曰有杕之杜生于道左杕者木獨生也字書又云杕者木孤高貌小雅杕杜之有睆其實亦指道傍所見也此云小貌之蔽芾以

其生必孤特也即杜之杕然也每生道傍故名伯循行民
間之時即其道傍之樹而止憩則斯於甘棠之下因以決
訟也詩人之詠甘棠而甘棠即有杕之杜故言其杕然之
孤特而曰蔽芾甘棠也

羔羊

毛傳云紽數也緎縫也總數也紽緎總之詞義一也而或
訓為絲數或訓為縫則紛綸錯亂孔疏云上言紽數下言
總數謂紽總之數有五非訓紽總為數也又云五緎既為
縫則五紽五總亦為縫也此皆誤矣據漢鄒長倩遺公孫
賢良書云五絲為䋃倍䋃為升倍升為緎倍緎為紀倍紀

史記正義景帝本紀七緵布註曰緵八十縷也七緵布用五百六十縫

為緵倍緵為䍁此皆自少至多之名又漢景帝後二年令徒隸衣七緵布緵布一作緫布而緵緫並音宗按字書㚇同緫㚇即緵之省畫也然則紽緎緫皆絲數之名而紽即繡也緫即緵也紽者五縷也緎者二十縷也緫者八十縷也有毛曰皮去毛曰革縫則革內之裏衣縫合者也大凡表之為制毛革与裏衣複合而成者也羔毛則表出之檜風云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言其毛之表出而有光潤也其次則毛根所傳之皮也只以五縷之紽而五數緵之其內則皮裏無毛之本質所以謂革漸近人體遂以二十縷之緎而五數緵之其次裏衣之縫則逼當人體慮其綻潰更以八十縷之緫而五數緵之

此其自外至內而絲數之自少至多也[illegible]所以[illegible]絲者不染之絲
蛇古音佗古字作它委蛇卽委佗君子偕老之委委佗佗
是也委蛇委蛇是委委佗佗之轉換倒疊也紽佗韻叶○此蓋
陳古刺今如都人士之類
孔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
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
萬民所望出緇衣篇羔羊之大夫亦然矣

殷其雷

雷聲百里爲大國封域而諸侯大夫從役之義補義明確
餘詳講義蓋其君子以百里侯國之臣從役在南故賦雷

聲之往來必在南山也震驚百里之聲猶此漸近而內下即山內侯國百里之臣胡乃違斯而不歸乎振振者振作也顧其振作而遂歸故曰振振君子前篇之子孫振振振振公子皆振作之意周頌於鷺曰振鷺于飛則振作而于飛也魯頌曰振振鷺鷺于飛則振振者將飛而振作也汝墳草蟲殷雷之勤而不怨皆以文王之化也

摽有梅

摽之為落見於爾雅而寤擗有摽是椎擊之意則訓摽為落非自落乃擊落也摽字從扌按字書訓摽為擊遂繼之云又摽落也摽落是擊落也梅實既熟所以擊落之是之謂摽有梅也梅之落則當云梅摽不可曰摽有梅也此賢人待

時者託詞男女而為詩也君臣際會如夫婦之合事情相
類士必待招而往女必待男而行則士生王國待明君而
興者風期晼晚其猶女子之待時桃夭灼華已過其期摽
梅七三又此無多則側席求賢之君庶乎迨此而禮招矣
此即求我之庶士也未娶曰士摽取之實不過七三則在樹者
無多所以摽擊而盡落之遂乃頃筐塈之也摽與頃塈兩
相對勘則摽非自落也謂者媒妁之言也迨此媒妁之相
謂可以成婚矣媒已謂之則求賢之君已聞知矣

小星

兩章之首二句靜玩詞致乃東方將曙疎星耿耿之形容

此其專屬將曙時也司馬相如長門賦曰衆雞鳴而愁余兮起視月之精光觀衆星之行列兮畢昴出於東方瞻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復明然則參昴即將曙在東之星也宵征以下以當夜進御之時而言故曰在公曰衾裯也不敢專夜維以夙夜不敢當御君所抱衾裯而宵征此其知命而安分也

江有汜

首章則治也斯取暫歧旋合之汜以喻其始之暫相分離也不以媵歸則汜離于江也悔而迎歸則汜歸于江也汜之復合遂以江流之道嫡之迎歸旋以媵行之道所以謂

以也悔兼兩義易有咎悔而為悔又有爻變而為悔龍有

悔此義亦然歧之復合則水之變其勢也媵之逆歸則嫡

之改其心也此之謂悔

渚乃水中小洲則雖歧水歧成洲而終與水同處者也洲在水中所

以曰與曰處也始而歧而為渚則不相與也終焉渚在水

中則遂乃同處也

沱是歧別之久遠而終合者也於是而總言媵妾之久離

終合也禹貢曰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

東陵東迤北會為匯然則過字取義寂有妙處之子之始

不過我則水之至澧而未過九江也終焉迤歸則水之迤

而會合也始而不遇所以憂憤而嘯也旣會而合所以喜
而歌也嘯而為歌是滕之事如易所云先號咷後笑已有
徤陵御鬪至當至當
小星江有汜皆諷刺宮壼之詩未必小星之女江汜之女
所自作也

野有死麕

未嫁曰女未娶曰士易大過之老夫女妻老婦士夫歸妹
上六之女承筐士刲羊是也此詩之曰女曰吉士相對之
文也序云惡無禮春秋傳所引亦然並詳補義
何彼穠矣

穠以喻王姬與肅雝相照蓋言容姿之盛何若彼穠也其
光華若唐棣之華也下章之華如桃李同一詞義也先言
穠華而美其容姿次言車服之肅雝美其威儀也然則唐
棣所以直說而美王姬恐非興體只美其容華車服而不
及婦德所以為諷刺也鈞緡之為釣利補義備矣

騶虞

騶是廐官虞是掌山澤之官茁葭發豝之美歸功於二官
故曰吁嗟乎騶虞此射義所以謂騶虞樂官備也
健陵御問明確詳備今不敢濫贅

二南諸詩集傳逐編冒以后妃之化此因鄭氏註燕禮

房中樂之句有云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鍾磬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也然而古之樂歌皆用三編故左傳曰工歌鹿鳴之三三則鹿鳴四牡皇華也儀禮鄉飲酒鄉射禮皆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此以三爲節也(歌召南三編越草蟲而取采蘋正義以爲采蘋舊在草蟲之上)三編之外曷嘗濫及他編乎關雎之三鵲巢之三即后夫人之事所以爲房中之樂而諷事君子也今若逐編而輒冒后妃之化則恐涉牽强

邶

邶鄘衛皆樂府舊名詳見講義(又見補義周南)其詩則衛事猶鴟

鴞以下六篇雖係於豳風而其詩則皆周公事也此蓋樂府舊名留存邶鄘與衛而太師以樂部追補則衛詩之中有合於邶音有合於鄘音合於衛音而各以其聲分隸也

柏舟

小序仁人不遇之說不可改也家語引憂心悄悄慍于羣小之句云小人成羣斯足憂矣孟子亦引此句況于孔子則可證其非婦人之詩而集註云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今乃云婦人不得於其夫蓋朱子註詩痛斥小序故並與武成二三策而全棄之及註孟子而用小序也仁人見怒既是朱子之公案則何必捨公案而守此說乎北宮

文子威儀之說詳在講義而此詩之威儀棣棣不當於婦人婦人無非無儀豈可有威儀哉孔子閒居引此詩之威儀逮逮為無體之禮而陳澔以為仁人威儀之盛

詩之言舟者凡五舟各異用菁莪采菽皆為天子之燕諸侯則皆稱楊舟邶詩鄘詩俱是悲憂之人則皆稱柏舟竹竿為使夫人之思歸寧則特稱松舟大雅棫樸則單用舟字而曰淠彼涇舟蓋以楊木之舟則其材浮輕易為流沿而燕饗之意取其游敖故必用楊舟也柏木之舟其材堅緻所以自比也松木之舟其材牢固可以行遠故思歸本國必以松舟也菁莪采菽之楊舟則汎汎而載沈載浮其云汎汎者游沿之意也其云載沈載浮者游沿行水之狀也以其託意於游敖

也柏舟之只云汎彼則興於汎

汎乃是自泛而無人肯顧也

汎然無依薄之舟則棄之而不乘載也猶且自汎於中流竟無人顧此所以既曰汎彼又曰亦汎道得悲憂之情也

茹按字書云雜揉也鑒之塵埃則可以揉拭而去之矣我心隱憂如塵暗昧則不可拭去斯乃人不如鑒所以歎其不可茹也下章之曰轉曰卷皆謂以人而轉石卷席也今訓茹為度而謂鑒能茹度則與轉卷語意相反詞體繆戾

家語引此詩云小人成羣斯足憂矣見慍於羣小所以憂悄也閔與痻同大雅桑柔篇云多我覯痻即是也覯是交合與遘搆同義詳草蟲覯閔言搆合於憂痻也小雅之我日

搆禍四月篇與此同義寤則耿耿不寐隱憂之時也有者又也摽者擊也不能寐而拊擗心胷轉劇憂煩仍又摽擊也日君象也月臣象也羣小昏亂上又暗蔽此則月之虧暗而日更食昏也是謂相迭而微也居諸之義見講義日月篇

詩每言威儀威儀之於人家為關重威儀者德之表也德必內充然後睟面盎背而形於外有威可畏有儀可象故君子之所慎者威儀也鄘風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為大雅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大學曰赫兮喧兮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又引曹風之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

法之也所以此詩之必言威儀棣棣而孔子引之為無體之禮也

燕燕

燕燕兩燕燕之義已在於御問而差池頡頏下上皆兩燕分張之形容以喻人之去留分張也將者隨也從也遠送而不忍別遂乃隨將之隨將而不能俱往終乃瞻望不及也

日月

述遹聿相通大雅之聿修厥德漢書東平傳璽書諭王引此詩作述修厥德聿作述大雅之遹追來孝禮器引之作聿

亦狂蕩而來也雨土而霾則昏障蒙霿不陰不晴所以喻莫往莫來也悠悠則憂思之長而無已也較甚於悼矣及其終風且曀而又曀則竟日之風而狂蕩之甚也所以寤不寐而願則嚏較甚於悠思也嚏是氣之鬱滯而風霿所襲之疾也

及其曀陰虺雷則狂蕩昏惑（甚於風陰）加以號呶也（甚於虺雷）虺者喧虺也虺虺之雷則狂雷也狂蕩至此而極所以較甚於嚏而則懷也懷者傷痛也即卷耳之不永傷不永懷也鬱滯而嚏者更甚而傷痛也（曀曀者曀而又曀也此連與上章且曀有曀而用文也）

擊鼓

擊鼓用兵原是將帥車上
事兵車之制御者居左
執轡而御馬甲士居右執
兵以擊刺將在鼓下居車
之中而主擊鼓以制全軍
之進退然則擊鼓其鏜
者將帥也踊躍用兵者
車上之甲士也軍士則在
於車下隨其節制而進
退也鄭風清人之左旋右抽
中軍作好亦與此一例語歟

擊鼓以作氣揮戈以踊躍者意氣得得於戰鬭也爰居爰
處爰喪其馬者垂頭沮氣散無紀律也且云我獨南行則
怨之苦之之辭非樂赴也如是之軍情顧安得踊躍用兵
乎踊躍用兵恐指在軍之將帥衛既伐鄭而還兵氣方驕
又欲俟秋再舉留而練兵故將帥得意臨兵踊躍而伐鄭
之舉只出於州吁之凶暴構怨衆志不愜所以軍人疾視
其將帥而言踊躍用兵也
此詩之作於州吁時無疑也按春秋隱二年鄭人伐衛討
公孫滑之亂也四年衛州吁立將報二年之怨使告于宋
又合陳蔡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其年秋宋陳蔡衛又

伐鄭盖自衛伐鄭則衛漕在北而鄭國在南故曰南行也國者衛之邑都平陳與宋者使告伐鄭之事也只舉陳宋者盖以公侯之親來也春秋曰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子仲旣合陳宋遂乃伐鄭五日而還更擬秋伐故大兵雖還而猶使次將領兵相距於境上留滯經時此其從軍者怨其不我以歸也誠以大將旣歸而已獨留滯也廬漕非但在是後也戴公草草廬次初非有菜城喪馬求林固是失伍離次之狀而詩人立詞每有兼取之託義公孫滑之亂起於國中而鄭人伐衛衛有喪師喪地之悲故曰爰居爰處者在國而白亂也爰喪其馬者致寇而喪地也欲酬見喪之怨而勞師伐鄭遠求他國之境此

謂喪馬而求林下也

凱風

孟子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即此而凱風不怨之義皦然矣磯者水之有小石成磧也小石而成磧則水不得順利小過而成怒則子不得安吉然則父母之小過成怒其猶小石之成磯也親過之小則屢諫而號泣子職之當然此之不為維以怨詈者所以折戢其親怒使不得更激於己是即謂小石不可使成磯必欲除去而順水性也親過比之磧

之除去使不可磯則其非不孝乎凱風所以不怨也
詳究孟子語致則蓋以不善於子為親過空曰廢逐為親
過之大則凱風之小過即次於逐子而為忿怒悍惡以加
其子是其過也其母忿怒以拒其子孝養之誠子不得以
伸其孝母沒而七子追哀傷痛之此詩之所以作也後漢
東平王傳賜光烈皇后遺衣一篋以慰凱風之思則此以
凱風為親歿後之追思也又章八王傳遣諸王就國詔曰
弱冠相育常有凱風之哀此亦以凱風為親歿而昆弟同
哀之詩凱風者其母既歿而追哀之詩也其母之忿怒亦
未足為過只是七子之傷痛而為詩孟子所以謂過小也

若不安其室則其過不小光烈章八之詒應不當援喻
凱同愷和也爾雅南風謂之凱風家語以南為生育之鄉比
其母於生育之和風此其匪怨也棘是匪材之木此詩取
比原以棘也棘之匪材猶子之無令若其心之夭夭以至
為薪只比子之自幼少以至長成也凱風而生育之自夭心
而至薪則匪材也乃棘也母氏而劬勞之自幼少而至長則
匪令人也心是棘之初生其猶子之幼少故其下為言母氏
之生我劬勞也薪是棘之既長其猶子之長成故其下
而以子之成人後而言曰我無令人也母既沒而追哀
故首言生育劬勞之恩亦蓼莪首章之語致也親過之

忽怒而維是引咎自責曰母氏聖善諱親之過也泉之溫暖方有滋潤之力水之在上方有灌漑之功今寒泉而在下安有補益哉以比子之無令不能孝養竟無補益於母也蓋以平日由親怒而未伸孝養徒爲詒勞隱痛在心故追傷之曰母氏勞苦也王勃爲趙長史乞父表曰霜露之感瞻雲壠而神銷烏鳥之誠俯寒泉而思咽可驗也

睍睆者有遠光而明瑩也小雅之睆彼牽牛（大東篇）有睆其實（杕杜篇）檀弓之華而睆皆取其明意今此睍睆亦然

健陵御問曰睍睆爲黃鳥之色也明矣考之字書王雪山亦以睍睆爲黃鳥之色蓋睍睆黃鳥者新鸎也母鸎已老

其色渝麗子鶯則新鶯也羽毛新成嫩光明瑩此之謂睍

睆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黃鳥亦然母鶯在林先聲

以引之則子鶯學囀嬌聲以和之如箏如簧以悅其母者

其色嫩黃明瑩此所云睍睆黃鳥載好其音也講義云自悅其音恐

未允黃鳥好音能悅母心可以人而不如乎此其自責也

雄雉

雉鳴必推其雄詳匏有苦葉說故詩多取比夫婦匏有苦葉車舝思其君

子故曰雄雉下上其音則又此雄之鳴而上鳴而下也所

以覽物而思人愈切也以卒章看之此婦人蓋守正篤義

不區區於室家之私者也始以國事之靡盬勸夫從役久

而不返故謂之自詒伊阻也

詩之取興往往有兼含兩義今此日月亦然其一則正以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來照於我而嗟我君子一往無來所以我思悠悠也其一則集傳之釋也詩之用曷字不一其義君子于役之曷其有佸則曷是何時之謂也四月之曷云能穀此詩之曷云能來則曷云者何由之意也

百者統計之數百爾君子統指在行君子也春秋之兵役皆以鄰國啓釁或因猜嫌而搆兵或因貪求而爭地率其民而肝腦塗地大夫君子從役不休徒由忮求之心而不知先王以德保民之術也今此從役亦是一揆故卒章統呼在行君子而戒之所以諷刺其上也

匏有苦葉

夫婦之義每喻以涉川漢廣之廣永泳方谷風之淺深舟游皆其意也蓋以男女之際量度禮義而行其猶涉川之量度淺深也此詩全篇意脉維在涉川濟之謂濟渡之處見於爾雅註則集傳有據不可違也涉者徒足而渡也繇帶以上為厲厲者以衣而涉也衣謂褌繇膝以下為揭揭者褰裳而涉也出爾雅然則厲揭皆是涉也而涉是厲揭之總名也濟渡之處將以徒涉其水則深此之謂濟有深涉也下句深則厲之深字翻用深涉之深字而承言淺則揭卽是量度以涉也匏尚有葉則未可佩而渡也深而將涉所

以量度而厲揭也有瀰濟盈者濟處滿盈而瀰瀰也過於深而水更積高者爲盈則此非所以徒涉故厲揭之又不可矣於是量度其不濡軌之道莫如氷渡所以次章之言迨氷未泮也今方濟瀰則氷渡無由所以量其瀰盈而舟之故卒章遂云人涉卬否而招舟子也

深不可徒涉而不量其深則過涉滅頂未免淪溺衛風之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卽不量禮而終至敗辱也今焉招舟而渡則量深而行卽其量禮而行終無淪溺汙辱之患是其舟渡而不濡軌軌者女嫁所乘之車也車不濡軌而不至淪溺卽是女行之不失身無褻汙辱也飛類亦曰牝牡

張時徹說林云羔飲乳而必跪其母雉鳴雊而必推其雄此物之有禮者也故小弁之詩曰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蓋此雊推雄故雄雊而求其雌也雉鳴求牡卽鳴雊推雄也所以男女之際多取於雉若雄雉篇之託詠車舝之有集維鷮皆有以也

走類亦曰雌雄故雞之雌者謂之牝雞（書牧誓）獸之牡者謂之雄狐（齊風南山）雉之雌雄奚獨不可謂牝牡乎雉鳴而求其牡則必待正耦也

（云有集）維鷮今鷕雉求牡而必待正耦所以卒章之卬須我友也始而量度厲揭故二章而求其牡則必以禮合也

雁以氷泮而北徂氷泮正在正月也（月令孟春東風解凍鴻雁來）旭日始朝者暄旭之日始乃早出也正月之候也周禮仲春令會男女者蓋以正月婚禮始殺（見下節）至二月則農事已起乃會男女之無夫家者奔者期盡此月故也若其嫁娶之時則必使冬合按家語孔子曰聖人因時以合偶霜降而婦

之地使之連合於荼毒也

婚媾曰遇雨吉即是也小畜卦詞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必以東風然後陰陽和而乃雨故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雨而且陰是陰陽之和故比之夫婦之和則謂之不空有怒也中心有違之違即德音莫違之違夫婦不同心至於背棄此其心相有違也

誰謂荼苦其甘如薺集傳既詳則此雖以荼之苦比己之苦而反為甘美之義蓋以荼苦原有甘味也按秦風采苓篇集傳云苦菜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孔氏曰苦所謂堇荼蓋荼是苦菜而大雅謂之堇荼如飴也誠非無緣而空謂之甘空謂之如飴又謂如薺菜也集傳訓薺為甘菜比予于毒者比是連合也謂棄絕而擠墮於困窮之

沚是別出之歧流分去者小渚曰沚以比己之見棄而分去也
亦江有汜之意
水之淺深而方舟泳游亦匏有苦葉深厲淺揭之義此蓋自
言來嫁之時量度淺深不失禮義也黽勉有亡則治家也
慉從心從畜謂含蓄於心也即小雅谷風寘予于懷之意
也慉即畜也坊記引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燕燕篇作以勗陳
澔註曰畜者言能容畜我於心而不忌然則不我能慉言
不容畜於心也
賈用者蓋古語也白虎通引酒誥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
養厥父母之文以賈用為句絕而所引止於賈用至若孝

養厥父母則初不舉論此則孝養以下絶而為下句而遠服賈用絶為上句今此詩之賈用不售亦當以賈用為句絶蓋言賈用之不售也賈用者買賣之利也此非謂既阻我德勤勞而不見取如賈之不見售作援譬語也乃直陳實事也按酒誥曰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依白虎通所引文例此蓋民之生業處則農藝出則賈賈販也今夫婦怨怒則家道乖戾生業不遂故賈販不能售利所以謂既阻我德賈用不售也下句之昔育恐育鞫既生既育皆以賈用而敷說也育者生理也賈用即生理也

毒者螫也古語每以荼蓼爲苦以螫爲辛爲毒必雙舉並
文大雅之寧爲荼毒則荼是苦而毒是螫也桑柔篇周頌之
先言辛螫末言集蓼則蓼是荼苦而螫是毒也小毖篇此詩
之上既言荼苦故下遂言比予于毒蓋一例也坊記陳澔
註亦以毒爲螫班孟堅西都賦蕩亡秦之毒螫
旨蓄卽葑菲之菜沈淹經冬者也所以應首章之采葑采
菲也伊者彼也猶言爾也謂曾不念新昏來迎之時爾之
於予來墍乎來墍者暫來而止息也女之新昏而歸夫不
可曰墍也此者連並也比予于毒言棄逐我而使之連並於荼毒之地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外孫男 尹 廷琦 謹述

旄丘 邶

黎之君臣請救於衛而客寓之久則式微之所以作也黎之臣子留在本國者望其得請於衛而歸日月既久而猶不歸則旄丘之所以作也首言旄丘者登高而望其來也叔伯盖指衛臣也葛之長大而節誕則往衛者既久矣衛之諸臣何若是恬然相持多日耶處與久以四字惟其在衛不歸而設為自問自答也狐裘蒙戎瑣尾流離卽式微之狀此指客衛者而言也黎國固在衛西則自黎往衛者

狐裘諸侯之服也
玉藻曰君衣狐白裘
錦衣以裼之是也然
則狐裘蒙戎匪車
不東指其君而言也
瑣尾流離則指其從
君同寓之臣也其君之
裘之至於蒙戎則其臣
之沾淪於泥塗其[illegible]

車轍空東也客衛而狐裘已獘則匪我車不東去請救也只以衛之叔伯不與我同也至於叔兮伯兮褎如充耳則衛之諸臣恝然若無聞矣憂憫甚矣

何多日也處與久以四字之以何其必有自問自答無非在遠茫昧悵其不歸之語致若云客衛者之言則說不得矣留在黎國者望之苦而待之久其言如此也

充耳非耳聾也衛風曰充耳琇瑩齊風曰充耳以素充耳者瑱纊之塞耳也褎非必聾人之多笑蓋言衛之叔伯恝然無憂附之談笑而褎然雖我告急聽若無聞有若瑱纊之塞耳也

大甚、空至瑣尾也

泉水

百泉之水在衛之西北而東南流入淇蓋泉與淇皆是衛水而泉為小淇為大則毖然始出之泉即其小流之貌亦是來注于淇猶子之嚮徃於父母也故覽泉水之流淇則水猶然矣我亦有懷于衛也靡日不思即以水流入淇不舍晝夜靡日不然所以我思之注如水之流亦靡日不然也誠以衛是父母之邦也○以卒章思須與漕之句觀之則當是衛戴公廬漕之時也衛國顛亾所以有懷于衛靡日不息此非尋常思寧之語歟也以泉水流淇之喻觀之則明是父母之尚在也且父母既沒則不維曰遠父母兄

弟而已此亦父母未沒之語致也戴公是宣姜之子而宣姜女為許穆公夫人者卽與戴公兄弟而賦載馳者也泉水卽載馳夫人之所作也載馳詩曰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卽以息須與漕之心决意而往漕也然則泉水之懷衛思漕在於載馳之前也旣是父母尚在之語致則當時宣姜尚在也歸寧於母無害於禮而今曰遠父母兄弟又曰不瑕有害始謀議於諸姬至於卒章則斷念而云出遊寫憂以有所大關義理而阻礙未遂也盖宣姜始與宣公為配終淫於頑皆倫綱之大變新臺鶉奔二子乘舟諸詩其醜穢彰天天驚鬼議風慘日昏之罪也春秋列國有耳皆聞

有目皆瞠無不心罵而口唾其女之嫁異國者於禮當絕

之也所以泉水詩之語致無非其難其慎愳居禮防及其

載馳之詩則遂隱其歸寧之語單以吊失國為義乃曰歸

唁衛侯而許人猶且尤之也

諸姑伯姊之皆是在衛時本親已詳講義

爾雅釋水曰歸異出同流肥（毛傳云所出同所歸異為肥）所出同者猶

子之出源於父母而兄弟同氣也所歸異者子之嫁歸異

邦而兄弟異處也所以思肥泉而歎其歸之分異重以禮

防不可遂往此其永歎也若只以在衛之水而息之則我

息而已又何更復以永歎乎泉水則託意於父母也肥泉

則託意於兄弟也二章之遠父母兄弟乃所以承上接下之詞義也思須與漕蓋以衛戴公之廬漕也夫人此詩大抵爲歸寧其母而其中心惓犗專以衛國之顚以維憫戴公之廬漕也故卒章而既曰思肥泉則兄弟之謂也兄弟即戴公之廬漕也更疊之以思須漕則是結言之而我心悠悠專在於漕也

其母雖在而禮防尚礙故始曰不瑕有害更且左左思量至於永歎終乃斷念其往聊欲出遊而寫憂也既曰出遊則出遊於國中也往於彼不可曰出遊也寫者卸解也

北門

北門者北風處也北風凉喈百卉俱死卽時政饕虐人民俱喪者也(見北風)出自北門言自饕虐死喪之國而出去也去國而避之所以出去也貪饕日恣杼柚俱空則終窶且貧者借我家憂貧之話頭以喻民産蕩竭而君莫知其艱窘也我入自外者賢人之鞅掌鞠瘁而勞役於外也(小人得志則否卦之內小人而外君子)室人以喻同朝之臣僚也適我推我者小人之讒譖而摧折之也(晉卦六二之摧如亦君子之見摧於小人)入則適摧所以出去也國亂政弊之時小人則息偃燕閒君子則盡瘁從事劬勞鞅掌(引用小雅北山詩)直以王事政事(義見講義)一一委勞

既曰王事適我則此是王朝大夫非衛人之詩也北門北風同是王朝大夫之詩而以音調稱於衛府則是邶風之音調也故入於邶風如關雎樛桃以康王平王以後之詩而入於二南也

於我也敦厚也厚重而委積也

天實爲之乃詩人畏天之詞小雅節南山雨無正小旻大雅板蕩等篇無非此等語致考證可驗也古人蓋以世之喪亂謂之以天所降禍其在周誥曰天降割于我家是也

北風

爾雅曰北風謂之涼風字書云⿰皆風疾風也喈卽⿰皆風也北風雨雪盖喩時政之酷暴比之冬寒喪亂之極也小雅曰冬日烈烈飄風發發繼之以山有嘉卉廢爲殘賊四月篇烈烈發發卽大冬之栗烈觱發百卉俱死是爲暴政之凜烈民物死已廢爲殘賊也今焉北風涼喈加之以雨雪則非但

烈日飄風其時政饕虐民物死亡尤可知也

狐性妖媚烏聲合噪俱是陰類不祥之物小人盈朝朋類妖媚如狐多疑羣黨噪囂如烏集合則雖曰非赤此豈非狐乎縱云非黑此豈非烏乎北風雨雪則通同之患也擧國人民同被饕虐故同行同歸者凡民之惠好也至於小人之為狐為烏則朝臣也滿朝皆然則賢人之立此朝豈不危亟乎同車則同朝之貴者亦與同去也

虛徐者威儀容止雍容閒徐之意出爾雅今已急矣不暇閒徐而顧容儀也

靜女

静女不可曰淫奔也古人君臣之間多以男女託詠故屈原離騷專是此義簡兮之美人亦此義也静女以喻君也賢人居於荒野待時晼晩無由見君公之面終焉明君聘招則賢人始乃就之此詩之所以作也

城隅非可謂幽僻凡人迎送每在城隅唐人詩云城隅一分手司馬相如長門賦云奉虛言而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宮脩薄具而自設兮君不肯兮幸臨廓獨潛而專精兮天飄飄而疾風即俟我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之意暗襲此詩者也

歐陽修以彤管為鍼管之說未可必也禮内則篇婦人佩

箴管[針箴同鍼]是婦事舅姑之飾宜其用華彩則其管即彤管
而成婚婦之所佩也今貽以是則靜女之許婚爲約也未
嫁曰女又總角謂之孌兮[齊風甫田]靜女之孌而貽彤管此其
總角之約婚也彤彩有煒則贈之而尙其心之赤也女美
之女字當與匪女爲美之女並作汝音管之彤矣其光有
煒所以悅豫彼物之美也
自牧歸荑者我之報靜女也旣受彤管之貽故以牧荑而
報之也自牧而我來故以野外之物而歸之也荑之始生
柔嫩潔白故曰洵美且異男女之義取其潔白也[小雅之白華白
茅亦然]雖曰洵美然其爲物菲薄無華彩不足爲美故曰匪

汝之為美汝者指荑也耳荑是己之贈則彼故非敢為美即自謙而木瓜匪報之語致也彤管則靜女之貽我故讚其辭曰女美牧荑則我之報靜女故謙其辭曰匪美也美人即靜女也美人之貽即謂彤管之貽我也歸荑之歸字即還報之意歸與貽對舉相勘蓋謂所歸之荑為物非薄匪敢曰汝美猶且歸之者誠以美人之有貽故不可以無報也

蓋言之幽靜之女不當俟男於城隅且俟我之女我何為愛而不見乎又不當以女而悅男先貽彤管而結情此蓋詩人之援譬立詞也靜女既喻之君則靜女之俟城隅者

人君之不先聘賢徒然坐俟於城闕之內也賢人未嘗輕
身而先就故雖有愛君之心君門如海無由覲耿光所以
愛不見而踟躕也君臣遭遇如男女成婚靜女彤管卽人
君聘招之帛幣也彤光有煒則誠心好賢推赤心而相待
也賢者所以悅豫也自牧之荑卽賢者之自草野而至示
之以潔素之德也誠以荑是潔素之物也

新臺

泚者清潔也洒者洗淨也宣公之醜穢而新臺之淨潔如
是則其穢益彰矣燕者宴樂也婉者總角之孌婉也宣姜
本與伋求爲總角之燕婉也

女之從人量度禮義而行卽渡水之必量淺深見匏有苦葉故
詩中凡婚姻皆有兩家隔水之象如漢廣之類今焉河水瀰盈
不可不量度也宣姜不量禮而往從宣公則渡此水而不
量其深也瀰瀰浼浼卽其深而瀰盈以示宣姜之不量深
也與齊風載驅之汶水湯湯汶水滔滔同一取義也
惡疾許多而必取籧篨戚施蓋有深義存焉籧篨則屬於
宣姜遌也宣公父也則父尊而仰視也伋是子也則子卑
而俯視也宣姜初與子伋求婚今從其父之尊是但仰視
而不能俯所以首二章皆云籧篨也
三章則屬於宣公遌也水之在下而魚網之設於水則子

位之卑而居下也設網者宣姜而本設之於子伋也鴻之
雲飛高在上處則父位之高而在上也以父位而下就於
求伋之女何異高鴻之下離魚網乎以父之尊而俯就宣
姜卽戚施之不能仰也大抵此詩全篇專主宣姜而屬義
曰求曰設曰得皆主宣姜而言則當初燕婉之求是宣姜
也設魚網者宣姜也得戚施者宣姜也宣姜乃籧篨人也

二子乘舟

健陵御問曰養字從水爲瀁養養卽瀁瀁也水之滉瀁如
人心之憂傷搖搖靡所止泊也 聖諭至當矣臣於是思
之人影之汎水搖盪則滉瀁靡定此所以瀁瀁對汎景也

鄘 柏舟

柏舟之義邶風備矣舟之爲用則浮沈於水矣今焉徒在中河則不見用者也以比己之見棄而置閒也中河則猶宛然矣河側則又僻在一方較甚於中河見棄而在於母家者也此詩之以共伯妻辭之故左右唱終未歸正讀詩之法凡一言一句必於文字之外先察其聲響韻致以得古人立詞之旨今此髧彼兩髦一句自形容髧髧然如彼之狀恐非追說已死人之詞致也且共伯已死徒然執彼兩髦而謂之我儀我特則其言不實無其人而髦豈可爲配匹乎講義以髧髦謂共姜在父家之容亦恐未允此蓋婦人見棄於夫而

其母欲嫁之則自誓其志曰髧彼兩髦者目其夫也其夫
生存朝夕方拂髦其狀髧髧然故曰髧彼兩髦也儀之謂
匹爾雅有據矣特者獨立也夫夫而謂婦婦而謂夫各以一
邊而曰特集傳之以特爲匹蓋此意也謂之我特則示其
夫之只一無二非徒我儀之謂也指其夫髧髦之容曰此
實我之配匹也死共伯之遺髦不可謂我儀我特也

牆有茨

中冓之冓交合也遘構媾皆冓同意謂宮中交合成媾之
事詳補義牆之樹棘茨蓋有古制詳講義則牆垣鋪茨密閉牢
固所以不可掃除也密閉如是外患莫入故變自內生所

以謂中冓也

君子偕老

宣姜已寡而淫穢冶飾故詩人作此以譏刺之婦人有君子而偕老然後服飾之盛副笄六珈以下方可宜其象服象服者法象之服也夫人服翬翟之衣是也今宣姜已寡不得與宣公偕老則是未亡人也今乃服飾姣好副珈委佗務為容悅其不淑甚矣象服之儀不稱也不可謂君夫人之德只是邦國之美女故揚皙清揚莫非容貌之美而結之以

邦之媛也

箋云鞠衣展衣褖衣皆以素紗為裏展與襢同丹縠衣也

穀者羅穀也縐紗曰穀揚雄子虛賦云垂霧穀言其細也
縐絺說文曰絺之細也袢者近身衣卽褻服也按鄉黨篇
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疏以爲袗單也絺綌葛也表表衣也
言加尚表衣於單葛之上也蓋葛不可外出故絺綌爲裏
衣而必加尚表衣也據此則縐絺亦裏衣也故必以展衣
蒙之於縐絺者以葛爲裏衣也於是乎展衣也縐絺也袢
服也凡爲三重服也故展衣而表出之其次則縐絺爲裏
衣又其內則近身之褻袢也統言之則展衣而蒙於縐絺
以縐絺而繫紲之於褻袢也

目上曰淸眉下曰揚揚與睅同然則淸揚蓋眉目閒也人

之婉孌專在於是也朱子於鄭風以清揚為眉目間額角曰顔湘江之間謂之瀕中夏謂之額東齊謂之顙汝頼淮泗之間謂之顔揚且之晳者眉目既美而面又白晳也揚且之顔者眉目既美而額角又豐滿也

桑中

此刺淫之詩也姜弋庸三姓皆貴族也健陵御問曰庸鄘也以地為氏者謂之孟者明其己嫁也以公家貴族又此己嫁之婦乃有犬彘之行追逐賤氓可醜之甚此所以諷刺也采唐采麥明其為賤氓也期我要我皆是以女說男此尤可醜也桑中者桑畝之間也古者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采唐采麥

采葑是田呡也所以女之從男必期於桑畝之中也期而
旣遇則行淫之所乃上宮上宮者上方之宮也孟子之滕
館於上宮而集註謂之別宮此詩之訓以地名未可曉也
貴族之婦故邀要必於上方之宮室也男子居在涉淇所
以送之淇上也男則一而女則三以見貴族之競爲淫奔
到處有期要也桑畝宮館隨處有之故三章皆同也三婦
不必同時行淫而男子之歸每每涉淇也采唐必鄕周禮百家
之內曰鄕采麥必北采葑必東以物各有土宜也若云桑中上
宮是地名則采唐采麥采葑各異其地而期要之地無論
之東之北一定不移寧有是理乎淇上則男子歸家之路

故每每皆是也桑中之為地名其受病之處在於桑間濮上也

桑中非桑間也樂記以鄭衛為亂世之音桑間濮上為亾國之音鄭衛桑間之為亂為亾既各別其音而若以桑中為桑間則桑中之入於衛風有何亂音亾音之別乎夫子既放鄭聲矣又何以列於國風乎（詳鄭風）亾國之音又豈遝入乎子夏曰古樂和正以廣新樂姦聲以濫夫樂者（謂古樂）與音（音者聲也）相近而不同（出樂記）國風者弦歌詩頌之樂府也然則桑中之詩乃樂府之國風也桑間之音乃淫樂姦聲也烏得混一而相蒙乎

鶉之奔奔

奔奔者雌雄之行而相隨彳彳然亍亍然之狀也彊彊者雌雄之鳴而相從查查然碟碟然之聲也雌雄隨從何鳥不然而鶉鵲尤必以耦動輙相並所以取興而鵲之用於男女又有召南陳風之鵲巢焉詩於兩物必以聲形雙對嚶嚶草蟲則以其聲也趯趯阜螽則以其形也鶉鵲亦一例

定之方中

首章則総言者也二章遂歷叙初來相宅之事而詳言之故首章既曰作于楚宮而二章追記望楚也首章既曰揆之以日而二章更言景山也

首章首二句則編首紀事之例也三四句方言其實楚室者楚宮之室也宮館者大緫之名室是宮館之居室字義淺深不同非特為互文協韻也首章之揆日則作室而定向背也二章之景山則相基而正方面也

蝃蝀

虹以陰濕之氣而成者也陰濕之氣朝隮晩消故朝虹則必未雨而隮者以其因朝氣也暮虹則必方雨而隮者以其朝氣已消故因雨雲而成彩也方雨而虹則其雨卽止此乃暮虹之能截雨也未雨而虹則必早也至終朝而輒雨此朝虹之能名雨也清初人顧炎武云崇朝其雨朱子謂不終朝而止則未然[illegible]

晴西虹雨雨者雨也　其朝隮之朝初朝也虹無定着怳惚隨移莫可
指的固為不正而詩之取比別有深義凡男女交合必取
陰雨見邶谷風虹是陰雨之氣也首章只言男女之相感故取
其暮虹則未及雨也在東為暮二章則女從於男而男女之既
合也所以取其隮西之朝虹而謂之崇朝其雨於是乎婚
媾成矣卽易之睽上九婚媾遇雨也
盖言之虹之暮東朝西者陰濕之氣與日輪對冲則東西
相遠而氣輒來加西氣亘東東氣亘西陰陽交雜以成淫
彩者也此盖衛女嫁於異國而今還從衛行其淫穢則意
者夫家在東衛國在西故首章曰蝃蝀在東以喻女嫁而

在東也東之於西地距相遠斯謂遠父母兄弟也其猶陰氣日輪之東西相遠也雖遠而男女之慾東西相感為淫其猶陰氣日氣東西相亘為蝃蝀也女為淫穢之主而方嫁在東是蝃蝀之在東也淫人相從蹤跡恍惚如虹無常固難指的而變出公家則尊嚴之地不敢指斥斯謂莫之敢指也東氣來加則朝隮于西以喻女之自東而西衛則醜穢來加而行淫也隮西而其雨則陰濕之下泄也以喻來西而既合則淫醜快肆也

婦黨為婚兄弟壻黨為姻兄弟今焉既嫁之女往來兩國則卽以婚姻之黨也相從婚姻之黨而慕悅斯謂褱昏因

也齊風曰既曰歸止曷又懷止夫婦以正偕老不變節其信誓也篇云

于嗟洵兮不我信兮氓篇云信誓朝朝今棄正耦之信誓來從婚姻之黨此

其無信也天定之常分曰命夫婦以正克守正分是其知

命也今焉不知矣

相鼠

白虎通以此為妻諫夫之詩遂云妻得諫夫者夫婦榮恥共

之今考詞義其云不死何為胡不遄死無非羞恥欲死之

語○關尹子關令尹喜撰曰聖人師拱鼠制禮師戰蟻置兵|

此詩之言禮儀而取比於鼠良有由也言鼠亦有揖拱之

禮儀可以人而不如乎所以自皮至體一節深一節卒章

而言禮則禮爲本體也嚴華谷曰擧身汙可惡之物以惡人之無禮其説淺陋矣

首言儀者君子所愼重者威儀左傳北宮文子見令尹圍威儀而備言之凡詩中所言愼德莫不先言威儀也次言止者毛傳云止所止息也此誠有據也止者止於至善也人皆有所止之極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之類也皮者外著者也儀亦外著故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也齒體詳補義

干旄

干旄者賢者受旌招束帛之禮而願告以善道也見補義

干旄干旌非大夫之所建也四馬六馬非大夫之所乘也

文公立國君喪未畢幣用素帛義見講不以玄纁則求賢如
渴也求賢如渴故尊其禮而待之也干旄旟旌原是招大夫
之禮卽齊景公招虞人以旌也招賢盖以弓也今以招大
夫之禮而招之故干旄干旌也幣與車馬並是見賢而禮
贈者也卽所謂繫馬千駟逸詩之翹翹車乘招我以弓也
馬之四四六匹見卿大夫之禮也義見講今以見卿大夫之
禮而見之故四之六之也
易曰束帛戔戔禮記曰束帛加璧往德素絲之幣盖束帛
也爾雅訓紕為飾郭註謂之緣飾王藻縞冠素紕註紕冠
兩邊及卷下畔之緣也緣者衣冠之加以純音準飾也組按

內則織紝組紃註條之闊薄者爲組條是編絲繩之名也
祝按周禮瘍醫掌祝藥註謂附着藥也集傳訓祝爲屬即
此義也大抵古禮帛以五匹爲束所以謂束帛也然則素
帛每以五匹作段戢斂兩邊而緣飾其畔若衣冠之有緣
此其紕之也素帛每段五匹而紕緣者遂以組條而結束
之此其組之也素帛之組束每以五匹則戔戔之帛各自
成束者遂乃都合而並聯屬之此其祝之也祝之則幣之
於篚也

賢者居在浚之城邑者也故自其所居而見旄旌之來則
自郊而都而漸次入城然則其曰在郊在都在城自賢皆

而言也其下四句每章各文從字順而為賢者之所言也

何以告之不得不為賢者樂告以善之語致也彼姝者子

自賢者而指衛大夫也賢者自言曰彼姝之來我何以告

之乎毛傳云姝順貌箋云賢者說此卿大夫有忠順之德又欲以善道與之序云賢者樂告

以善道也子子之貌是乃旄之在遠而自此望見者也

載馳

此泉水夫人之所作也歸寧其母既阻礙於禮詳泉水故今

則隱藏其歸寧之語單以弔失國而為義決意往漕蓋此

詩之驅馬至漕即泉水詩思須漕之心也全篇無歸寧之

語而韓詩之云行中孝詳見下蓋以引義則唁衛而歸寧之

情隱然在中也

走馬曰馳策馬曰驅旋反者行至中道回車而復返許國也大抵爾之不我嘉直以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吊出雜記今此吊失國非三年喪也以是而阻之也我之情理則本國國亡君死草草寄廬中心盡痛重之以歸寧之至情在中爾之力阻則忍人也不善也此其爾不臧也我之視爾既不臧如是矣我思則不遠也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我思不遠即此話頭也蓋謂我思既切奮飛欲往不曾以衛謂遠也善其處義而有懷于本國則是謂善懷然則各隨所處已有行往者此其善懷各有行也今我有

懷于衛亦善其處義揆以經權可以行矣而許人尤之所以謂稱狂也

曹風芃芃黍苗陰雨膏之以喻郇伯之勞四國蓋謂大國之恤小邦膏澤霑被如陰雨之膏苗也左傳范宣子賦黍苗（小雅篇首句云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季武子再拜曰小國之仰大國如百穀之仰膏雨（襄十九年）蓋可知也今者閔衛國之垂亡思望大國救恤之澤故覽彼麥而興感猶能受陰雨之澤而芃芃也今衛則不能受大邦之澤因歎雖欲控告而不知所因極也阿丘采蝱取義既緊則行野芃麥亦豈徒然虛語乎極者極止之處立標於此而四方爲極止之名洪範之

會極歸極是也行發於此而獨往歸宿之處即行止於彼
而為標極此之謂極也盖言欲控于大邦莫適所獨誰所
因而以誰為獨往歸止之處乎大抵救亾恤難春秋之義
也今以卒章看之則衛盖無救恤之者也誠以衛自宣姜
淫穢斁倫殺子犯綱其不被大邦問罪之師幸矣誰肯救
之繼以懿公好鶴狄人伐之其民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
救何論鄭國之恤乎夫人之中心盡痛誰因誰極勢所然
也百爾之爾語辭言千百思量不如我之之彼也
韓詩外傳曰常之謂經變之謂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
乃得為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詩曰既不我

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蓋以此詩爲經權之得
中也夫人所處之地雖爲禮所礙乃其歸寧之義則常道
也以是而藏之中心所以謂懷其常道也權者言衛之謂
也婦人無踰封之吊乃禮防也至若國亡君死合有行權
而有其吊焉所以謂挾其變權也歸寧之心在中是則行
中於孝也叅經權而合於中道即聖人時措之宜是則志
慮之中於聖也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
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若
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見韓詩外傳即

與上節經權二道之論此詩者本是合為一節今分為上下節其曰嫁娶者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是為嫁娶之大義也自親者自意之身親也恣其自意也言婦人之行不可壞嫁娶之大義而自意恣行也衛女之志即歸寧之心也盖謂衛女以經權得中者以有歸寧之心藏于懷也若無此志丨單以喑衛引義而往則是不免壞越禮防而怠慢矣

衛 淇奥

綠與菉通菉者王芻也王芻者綠竹也綠竹之綠大學及齊魯韓三家並作菉菉是綠竹也綠亦草名小雅之終朝采綠是也綠即菉也竹則生纔出地挺直麤勁旬餘已長[illegible]

於學修也故二章曰綠竹青青若以竹則綠青青意疊矣此盖

菉竹之青青也菉之始生卷曲嫩美采綠詩以綠喻髮之曲局猗猗然

漸抽以至青茂而剛盛所以喻學問之始修而漸進也爾

雅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皆所以攻治

也切磋琢磨之始而學修也瑟僩赫咺之著於威儀也有

匪不諼之終以盛德也若菉之始而猗嫩漸而青茂終而

剛盛也首章而雖統言之若其條理則三章各有分屬首

章則以始茁之猗猗而託義故切磋琢磨實屬於猗猗而

首章為學問之始修也所以自二章更不言切磋琢磨也

菉之猗猗者今而青青則光色之外著也其猶人之德修

於內而外儀宣著也君子之切磋琢磨旣盡自修而瑟僩赫咺為恂慄之威儀也故二章而言瑟僩赫咺也琇瑩會弁卽其整衣冠尊瞻視之威儀也有匪不諼因次言之所以承上起下也（竹性惡濕故水之澳涯則絶不生焉至若淇園之竹乃園而非澳也益驗奧之綠竹是菉也菉是荻類每生水涯拔節如竹而青猗故謂之綠竹）菉之青青者今而如簀則體之已成而堅剛密比矣赫咺之外著者德體已成也始之切磋今而成質則非止於骨象而乃為金錫矣初之琢磨今而成器則非特玉石而遂為圭璧矣金錫之堅精圭璧之溫潤君子之成德也大雅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推之學問則切磋琢磨之自修者先致其章也金錫圭璧之盡美者已成其相也

二章之充耳琇瑩會弁如星言其在朝之德容也卒章之
寬兮綽兮猗重較兮言其登車之德容也大抵菉之如簀
則密比而無一疎缺矣君子之成德至於金錫圭璧著於
威儀而瑟僩恂慄兼之以寬綽此其德之審密無一疎缺
有似乎菉之如簀矣善者良也嘉也戲謔之中亦有良嘉
者則此為善戲謔也孔子聞武城弦歌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因答子游曰前言戲之耳
若此類卽善戲謔謔虐相通用謔之為虐若愷弟之為豈弟寵光
之為龍光有斐之為有匪古文盖多此例大雅抑篇之匪用
為教覆用為虐亦是謔字之通用今此不為虐之虐卽一
例而謔之省畫也善其戲謔則其謔乃正不是笑敖之浪

謔此之謂不爲謔也大抵恂慄矜嚴已備於星弁在朝之儀及其登車而出則藹温有寬綽之容顒然民望而愛之重以善謔匪謔則君子之樂易而民悅之親之此所以盛德至善雖没世而民皆思詠不能忘也此之謂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程子曰言其樂易而以禮防節不至於過是不爲虐也此以虐字爲謔也

考槃

考槃之澗阿陸不一其地則非隱處之室乃成其槃桓之志也溪澗而暢敘幽情以寬鬱懷此謂碩人之寬也薖恐是止憩之意登丘阿而舒懷暫所止憩也軸者車軸也車以行陸所以於陸而曰軸也陸者平地也時或逍遥於澗

時或止憩於阿若其所居之室則在於平地也軸是入轂
中可抽出者也行則橫貫於車止則抽出而獨自是軸也
澗而阿而則巾車而行矣還而陸則居室也遂乃懸車而
抽出其軸故曰碩人之軸也獨寐寤謂無論寤寐而獨處
也蓋此賢者寤寐獨處矣時或至澗而寤言時或登阿而
嘯歌皆槃桓自適之意還室而在陸則軸也遂乃止宿也
宿者信宿也爾雅宿宿再宿也信信四宿也止居之意詩凡言眠寢則用
寐字止居則用宿字
爲此詩者卽隰桑賢者之同類也隰桑之卒章曰心乎愛
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孝經引之云進思盡忠

者遐不謂矣之謂也退思補過者中心藏之之謂也表記

孔子又引之云事君欲諫不欲陳陳註曰諫者止君之失

陳者揚君之失也我有愛君之心欲諫其過胡不言乎心乎

愛矣遐不謂矣事君欲諫縱未得進諫亦藏於心而不忘但不以語他

人耳不欲陳今此詩旨菊照可驗也其曰永矢弗諼者退思

補過藏心而不忘其君也永矢弗過者進思盡忠必欲進

諫而止君之失自誓以納君無過也永矢弗告者中心藏

之不以語人而揚君之失也蓋賢者雖有愛君欲諫之心

疏而在野無由見君王之面進諫無路故終乃永矢以不

告也然則三章皆上三句獨樂其樂也下一句愛君之意也

碩人

頎固長貌家語孔子學琴得文王之為人曰近黮而黑頎然長曠如望羊曠用志廣遠望羊遠視也頎又首俯貌檀弓曰拜而后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齊風之頎而長曰抑若揚兮然則頎者軒長而兼有俯恭之容也馬融曰魚尾著網發發然

氓

此非淫婦之詩乃老婦之得少男中途而男改路耽少女而棄老婦此其怨恨之辭今既背棄故疾惡之而賤其稱曰蚩氓氓與甿同田民也田民則鄙朴無知而憒憒所以謂蚩蚩也麻紵曰布蠶所吐曰絲絲者繒帛也鄘風帛幣謂之素絲干旄篇周頌帛衣謂之絲絲衣可驗也貿絲蓋欲為

幣而求婚也故曰來即我謀也以布之常品易絲之好品以比嗤氓之賤品貪賄而來求婚也即我而謀則無媒而直請也女之從人量度禮義而行猶渡水而量淺深故詩凡男女之際每取涉水之象（見匏有苦葉）此篇之淇水亦然也男既無媒而來謀則非禮也以少男而求老婦則非禮也老婦遂聽少男非禮婚媾則是即不量淺深而涉水也所以取喻於涉淇也頓與敦通頓丘即敦丘也爾雅曰丘一成為敦丘郭璞註云地高堆者為敦即是也（詩中所載旄丘阿丘宛丘敦丘並爾雅丘名）此女新婚而未及于歸躬自送男而涉淇大壞禮防也終焉見棄而涉淇漸帷此皆取比於量水淺深之

義而立詞也然則此非婦人自述之詩乃詩人之述婦志
以識其非禮從男也愆期者于歸之期也易曰歸妹愆期遲
歸有時是也婚姻之禮媒妁先行隨以納采請期六禮具
備則徐緩不迫及其成婚遂乃歸妻也今焉無媒卽謀則
事乃急遽無暇車來賄遷故不得不愆遲其期也愆期未
得于歸匪我之咎只由子之無媒故因請勿怒且示秋期
也蠶絲告成在於仲夏則抱布貿絲卽其時也然則前期
之自然至秋也
至秋而期及矣乘垣而望其男之來也城謂之垣大雅云維豐之
垣垝垣頹城也旣見其男則男遂云卜筮故曰爾卜爾筮

也孔疏以為前既以貿絲誘之今以卜筮誘之此盖男實狡獪實未嘗卜筮而雖令真箇卜筮其兆卦之无咎言亦未可信也若卜筮而无咎車來賄遷而終焉見棄則不亦卜筮欺余哉

桑是柔木大雅云菀彼桑柔易之卦象巽之長女其於木也為桑詩之以桑取比婦女盖以此也桑之采用專以葉也葉之采用實在少好嫩柔之時及其盛大而沃若則已老而只未隕落也桑之姑未落以喻女之姑未棄而已老也盖桑雖老矣而葉尚沃若以比女雖老矣而容色未全凋瘁也桑老而葚生以比婦老而女來也鳩之雌雄暱暱喋喋有淫

醜之意食甚之鳩乃雄鳩也離騷所云雄鳩之鳴逝是也
以喻士也士者對女之稱指男子也此章兩句之云女自
老婦而指新來之女也葚生而鳩食之女來而士耽之鳩
之食葚徒自取醉士之耽女徒自爽德所以戒鳩食葚惡
其男之辭也因又戒以女與士耽也女與士耽者桑葚之
來鳩也士之耽女者雄鳩之食甚也士耽之猶可說者當
初貿絲來謀蓋以男悅而誘己此為老婦自怨之語頭也
女耽之不可說者誠以男女之際女之失禮尤大而新女
之來以女悅男也大抵衛俗始於老婦而貪賄誘來矣既
而賄盡而女老遂乃背信誓而迎新女則老婦之見棄身

世狠狽矣。始不量禮際而從人。所以終焉取敗也。桑之沃若而老者今而益衰而黃隕以比女之愈衰容華凋零也落而黃隕則女之見棄也前者送男之時不量禮義而涉淇故及其見逐又不能量淺深而涉淇也淇水盛滿而湯湯可以舟渡而今乃以車則易之未濟初二曳輪濡尾也安得不濡漸也漸車而至於帷裳按論語鄉黨篇帷裳註云朝祭之服裳而正幅如帷然則車幃之云帷裳者實以車帷之下幅而謂裳也則非特濡軌也身名到此極其淪溺也女未嘗有二志故曰女也不爽男之耽新女實背信誓故曰士貳其行二三其德也極者立表而取法中正為止極歸極定處之名罔極者德之不一而無

中正止定也言者死生契闊與子偕老之約誓也言既遂
者約誓既已成說也私有約誓人所不知秖取譏笑也
水●涯高者為岸凡地勢兩旁高起而水行其中則水之兩
旁為岸所以淇則有岸也平地下濕曰隰鄭箋泮讀為畔
畔者界厓也因卑而水就為隰則其勢平低無容陵岸故
隰之旁界只名曰畔而畔即泮也此其一定之位移易不
得也譬如偕老之約夫婦一定不可變改也今焉士貳其
行棄其舊而新是耽以從他女是則岸之棄淇而反就於
隰之泮位也於是乎岸泮反易矣當初宴婚之時信誓朝
朝即是夫婦定位岸泮定位之不變也曾不思岸泮之反

易以至於此也

總角盖是男女通用之制則此言總角之宴卽謂爾與我以總角相遇之時也詳講義 大抵此婦從蚩氓而來三歲食貧而見棄乃曰桑落黃隕曰老使我怨非眞年紀之衰老也女之容華凋瘁是謂之老當初貿絲來謀之時氓固未娶之男也女盖年過婚期而未嫁之總角也已非少艾之芳年及過三年漸益凋瘁故自譬於桑之黃隕遂謂老使我怨追言三歲前婚媾之時則男女皆未娶未嫁而總角之宴也

此載馳夫人之所作也始以歸寧其母之心而賦泉水為
所阻礙而止其行中則隐藏歸寧之語而引義以唁衛載
馳之所以作也載馳之卒章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即
以夫人無踰封之吊則禮防難越千百思量蓋不能違衆
而自恣其行也終不能行則思母之心旣切竹竿之所以
作也竹竿卽泉水之餘意故詞句相類耳
婦人無釣魚之理其猶女行無踰封之吊所以首章言籊
竿釣淇而遂云遠莫致之也
泉水詩曰毖彼泉水亦流于淇蓋謂泉水之小而流入於
淇之大猶子之嫁往於父母此詩亦一意致泉之流而入

淇若其發源處則與淇相遠一左一右也淇水之次而言泉源則小統於大爲泉源入淇之語致至若二章之先言泉源則泉源獨別而在於淇水之先無以小入大之義故其始源與淇左右相遠所以喩子遠父母也三章之先以淇水而乃言泉源則在右在左爲以小入大之義而源之徃入于淇猶子之徃侍父母也婦人之心自謂誠能如泉源而我亦徃入于淇則可以巧笑佩玉遊遨其間也檜楫松舟其材牢固行遠之舟也詳擲栢舟水之滺滺則淇之悠悠而遠也行遠之舟乃可浮徃故終不得徃斷念而聊欲出遊寫憂也

芄蘭

芄蘭未嘗有枝其或強謂之枝則不過如絲之細蔓又未足爲葉如或強稱之葉則只是如錢之小片指是而曰枝曰葉則是強竊虛名也童子不當於觿韘今焉佩之則是強竊成人之服飾其猶芄蘭之枝葉也容遂垂帶則又是自擬成人之容儀也觿之形髣髴木枝所以起興而取喻也韘是朱韋之沓則形又髣髴木葉韘字從葉之葉所以葉與韘對勘也

此刺小人在位也芄蘭之枝葉童子之觿韘以喻小人之芾見不稱其服也爾雅曰甲狎也狎者親近之謂也能不

我知我甲言其才能不曾知我親我也小人有才能而無
德故判別於賢人不相知心不相親合也容者雍容自得
也遂者心達乎外註祭義而舒放也祭義曰陶陶遂遂是也
帶者命服也易之訟曰錫之鞶帶即是也悸者懼也小人
受命服之帶容遂自縱乃是芄枝童觿則服之不衷身之
災也鮮不及禍故帶之伊垂匪榮乃災徒速危懼斯謂垂
帶悸也曹風之三百赤芾不稱其服困卦之九五赤紱困
于劓刖豈非危悸者乎宋儷文謝嗣秀王表云內積悸兮之譽此可驗

河廣

杭說文作抗拒之抗一葦抗之者以一葦而可抗亘於河

也取義與不容舠不異也

伯兮

采綠篇曰予髮曲局薄言歸沐實以綠之始生而勾卷喻髮之曲局也集傳曰局卷也言首如飛蓬也猶然則飛蓬之滾轉如絮縈纏卷曲殆同首髮之曲局也只以聚飛之亂則其義恐踈

夫婦和合多取陰雨見邶谷風其夫之歸而夫婦相合則陰陽之和合而遂雨也故望夫之歸而曰其雨其雨也夫之不歸猶雨之不來則乃曰杲杲出日也杲日即不雨也其夫旣東而出日自東此又懷思之切也既云為王前驅則此是王國人之詩也與北門詩同

有狐

有狐知當為雄狐者以齊風之雄狐綏綏可驗也南山之狐則男女之淫合也故取義牝牡之相從而謂之雄狐也在淇之狐則男女之未合也初無事乎牝牡故不云雄狐也既取興於淫妖之狐則此實淫男之匪禮求女而女以禮拒之者也集傳之云寡婦鰥夫以似因無裳無帶而謂以鰥夫之狀也此恐是量水淺深之義亦未必知其為憂鰥夫衣服也此詩直是刺淫而作也

狐能涉水所以在淇也男女之際多取涉川淺深之義見

有苦葉在梁在厲以衣可涉處為厲在側而心以為憂則女之量度淺深也深則厲量度淺深卽量度禮義也梁則可以裳矣

厲而衣涉則必以帶束矣既涉而側畔則可以服矣而厲

而側此其漸次涉川之序今焉無裳無帶無服則淫男之不量淺深欲

以無禮求之也心之憂矣正以無禮則女不許從矣

木瓜

朱子荅呂子約書亦從舊說以為齊桓存衛之事恐非男女相悅之詩也序云木瓜美齊桓公也衛有狄人之敗齊桓存之而封于楚丘衛人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蔡卞作毛詩雜解至木瓜詩云齊桓信義及于諸侯率懷其德不專畏其力故問遺得以稱重輕以為禮孔子所以嘆曰吾于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焉琚瑤玖皆佩玉也佩物相贈蓋

古俗然也見鄭風女曰雞鳴

王

王非王號之王字乃王城之王字也平王東遷而其地卽王城故集傳亦以王風之王訓之爲王城畿內之地也平王以前西都之時則其詩之爲風而合于南音者若關雎康王時作兎罝甘棠等篇屬于二南合于豳音者若鴟鴞東山破斧伐柯等篇屬于豳風至於平王以後之詩其聲音屬于風者遂立樂府而名曰王風平王以後之居詩惟何彼襛矣則屬于召南若云王室遂卑與諸侯無異故其詩不爲雅而爲風則風爲侯而雅頌爲天子也二南獨非王者之風乎魯之侯邦矣

為有頌乎若云王號未替故不曰周而曰王則二南王者之風奚不曰王而曰周南乎祈父是平王時之詩也瞻彼洛矣都人士皆東遷後詩則平王東遷之後未嘗無雅也幽厲之時天王流彘天王見弑則非但以王室之卑爲言尚且列於二雅奚獨平王東遷而黜之爲風乎盖爲風爲雅原以體裁聲韻而各以類繫非以邦業之隆卑也王風者王城遷都後之風也

黍離

稷之苗之穗之實所見各異而黍之離離則三章皆同盖此詩之取比黍稷專以喻其中心也稷苗之受風而動如

心之搖搖稷穗之垂如心之醉稷之實如心之噎至若黍之高大則無論其苗其穗其實㝡其下垂離離蕩颺靡定之狀卽與我心之蕩颺相同所以三章之皆然也稷是秋種夏熟之穀則稷苗之時黍不可垂穗而離離此非一時所見而只是起興託喻並舉黍稷也然則稷之苗之穗之實固未必往來非一隨時各見而言之如是也盖於苗穗實三者之中因一時之所見而並舉其三不係其時之各有早晩此乃詩人援物起詠之法只為託喻也劉元城所云行役往來固非一見之説未免執滯矣所感之愈深則然矣

君子于役

平王遣畿內之民戍申戍許則揚之水祈父之所以怨也此詩蓋作於其時也始而雞入塒矣旣已登于杙則棲桀矣雞塒之時則羊牛焉初來也已桀則羊牛之來者斂藏矣括是斂藏易曰括囊故雞塒羊來之初則曰君子曷至及其于桀下括之後則曰曷其有佸者望其至而會也覽禽畜之來聚興感于中而思其君子也

君子陽陽

健陵御問曰以胡新安說觀之朱子初解似為得之蓋朱子初解云君子知道之不行為貧而仕相招為祿仕雖役于伶官之賤而陽陽自得若誠有樂乎此者其所以全身

遠害之計淺矣孔氏曰君子之人陽陽然左手執簧右手招我從房中樂官之位時世衰亂且相與樂此而已天子諸侯皆有房中之樂

揚之水

詩之道多有反說而設譬如楚蔞之秣馬漢廣篇芄蘭之枝葉衛風詩雀角鼠牙行露篇之類是也揚之水亦反說而取譬也詩之云揚之水凡三王風鄭風之揚之水皆反說也唐風之揚之水雖非反說若其取於水性則同也揚者激揚也舊註云激湍薪是柴也初非重厚之物也楚是荊木則其性更為浮輕矣蒲是蒲葦則尤是浮輕之物也激揚之水其

湍怒厲巨材大幹無不盪流況薪與楚蒲之足論哉誠以
東周衰微天子之威令不行故諸侯橫恣自強有若湍水
之激揚也不流束薪照應不與我戍之句則揚之水卽譬
彼其之子也彼其之子蓋有指斥若晉楚之大國不用王
命如揚水之激厲者也平王之遣戍申許則晉楚之類國
富兵強足以戍之如揚水之流薪蒲綽綽乎容易也今乃
慢傲王命反不往戍良苦使畿內之民戍之是則揚水之
反不流薪蒲至輕之物也故怨之恨之曰彼其之子不與
我戍申也懷者悲傷也卷耳詩不永懷曰怨恨之極遂曰懷哉懷
哉又爲良苦良苦之語曰曷月予旋歸哉誠以人情悲痛

詞意悽切也此未必戍者之作也戍申戍許之舉倫𢑴之
全壞也王綱之不振也詩人作此乃所以諷刺也○細玩
詞意則彼其之子即是無情眷而越視他邊之話頭也恐
非息戀室家之言也且室家婦子何嘗於戍役而言其不
與戍乎楚荊之木較輕於東薪矣蒲葦之草尤輕於東楚矣然則戍甫之役較易於戍申矣戍許更易於戍甫矣言愈轉而物尤易流詞愈變而地尤易戍如是而獨使我戍如之何其不怨也

中谷有蓷

凶旱饑饉上無道以保養之故民人流離婦女尤可哀詩
人作此以刺時政也旣曰有女仳離則恐非婦人自述之語
遇人之艱難則貧窶困窮也遇人之不淑則飢餓死喪也

此為貧困死喪而至於流離也不暇論室家相棄也雖是
好生之草天雖旱乾原無枯燥之理乾者既暵脩者而亦
暵至於濕者而又暵則凶旱之極而饑饉之甚也

兔爰

爾雅曰爰爰緩也兔之狡黠比小人雉之耿介比君子集
傳不可違也兔雖躁跳若其爰爰則乃狡黠脫網自得而
舒緩也無關於本性之躁跳也講義云躁黠善走為遣庸者興作
施用也蓋指征役繁苦讒詈構禍為罹為憂為凶也小明
之怨征役曰畏此罪罟畏此譴怒大雅之憂羣小曰士民
其瘵蟊賊蟊疾罪罟不收世衰政亂羣小得志君子所以

逢百罹百凶寧欲溘死而不知不聞也罹罥也與離羅相對勘首章而云羅則二章三章皆是罥羅禍網而爲憂爲凶也

葛藟

葛藟在河亦反說而喻失所也葛藟當在山谷今在河邊以比離本土族親而託寓異鄉也緜緜以大雅緜篇之瓜瓞推之乃始生弱小僅僅不絶之意葛藟纍繫有似族親之連結則今此離鄉而强託族親於異鄉所以比在河葛藟也雖連結而異鄉新寓孤弱僅存所以比於葛藟之緜緜也河之地形許以岸上而爲高岸爾雅曰岸上許故喻父之尊其

次則水邊之厓爾雅曰涘為厓內為隩外為隈厓故以涘喻母母是次於

父也又其次則漘直接水而爲脣更卑於涘故以喻兄也

自滸而涘而漘漸近於水而葛藟之失所愈甚自父而母

而至昆則異鄉之依託漸窘也禮凡言昆弟者伯仲同行

者也凡言兄弟者同姓曰兄弟異姓曰外兄弟婚姻之黨

曰昏因兄弟不拘祖孫叔姪皆稱兄弟也終遠兄弟者離

遠族親也兄弟是通稱之名故通言於謂父謂母謂昆也

父母昆則一定之名故各言之也謂他人父母昆者強託

族親也覽此詩可知其流離困苦之狀其諷刺深矣

采葛

此為思賢而作也采葛正以季春季春則年之三箇月矣采蕭正以季秋小明詩曰歲聿云暮采蕭穫菽是也季秋則為三秋己是暮歲其久非但三月矣艾是藥草以年久為用孟子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艾之年久者三年而可用所以采艾則曰三歲也三歲則其久又非但三秋矣大抵曰三月曰三秋曰三歲各以類而立文也盖采葛采蕭采艾者山野之賢人也思見其人我心如渴一日之間愈思而愈似久也

大車

於大車可知非淫者之詩大車者戎車也五楘梁輈而上
有板屋列以矛戟將帥而居中御與甲士各以左右故曰
大車也大夫私邑平時之所乘不可曰大車也戎車也故
檻檻然轉聲之轟大哼哼然車形之壯健也字書訓哼為壯健貌

丘中有麻

小序思賢之說不可違也將其隨聘招而來耶將其來而
於我乎食耶貽我佩玖蓋佩物相贈古俗然也木瓜之美
齊桓公亦曰報之以瓊玖

鄭

鄭風本非鄭音音與風之錯認故以鄭風為鄭音遂乃刺

淫奔為淫詩此恐不然孟子曰詩亡而春秋作蓋以詩之
作也其善事之述則使人有興勸其惡事之述則無非諷
刺使有所懲懼以寓其彰癉若只淫詩則孔子删定之時
奚取而存之烏在其與春秋比同哉且季札之言鄭風曰
其細已甚民不堪也誠以其詩皆公家朝廷之事關俗尚
之汙隆係國家之興廢特以詞意皆零零瑣瑣無一秦聲
之能夏唐風之憂遠所以謂其細之民不堪也若只閭巷
草野狡童淫女追逐倡和之詩則夫豈云民不堪乎
白虎通云孔子曰鄭聲淫何、句鄭國土地民人山居谷浴
男女錯雜為鄭聲以相悅懌故邪僻聲皆淫色之聲也其

云錯雜爲鄭聲者男倡女和並唉聯嚨音調靡慢蕩佚迭
互歡謔是其風詩正樂之外別有土俗之聲若後世秦俗
之擊缶烏烏郢中之白雪燕歌越吟也男女裸浴迭唱所
以其聲之淫也以樂歌則曰風以俗聲則曰音此風與音
之迥殊而鄭風非鄭音也伏讀
健陵御問曰孔子旣嘗曰放鄭聲矣然而鄭衛之詩何以
與二南同列於國風之編也 大聖人學力明透超然獨
覽有精義入神之妙也竊嘗思之樂記子夏對魏文侯曰
今夫古樂和正以廣新樂姦聲以濫今君之所問者樂也
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問何如

子夏對曰夫古樂者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鄭宋衛齊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則此可見音聲與樂之有別也子夏則以齊音爲教僻驕志師乙則以溫良能斷爲宜歌齊此又可見音與歌之不同也蓋音聲者時俗之流傳只以腔調也樂者風所以諷刺也雅所以陳勉也頌所以讚誦也被之筦弦立之樂官則德音之謂樂也所以鄭聲則淫僻而放之鄭風則美之而列於樂府也

齊宣王所云先王之樂即孟子所云古樂也其云世俗之樂即孟子所云今樂也古樂者子夏所云德音之樂也今

樂者子夏所云新樂姦聲也然則俗樂者不列於樂府只以聲音流傳以悅俗耳白虎通所云男女錯雜為聲故不云樂而謂之聲也鄭衛之聲俗樂姦音也非樂府詩歌之衛風鄭風也

將仲子

此詩之為刺淫已詳講義詩凡言草木皆有取義杞木俯垂而包下易云以杞包瓜有父母之道詩中屢用故於杞而言父母也桑是樹墻之木而兄弟同處是門墻之內小雅云兄弟鬩于墻故於桑而言諸兄也檀是丘園之木鶴鳴詩曰園有樹檀非如杞桑之道乃凡他之木所以言他人也詩之取義若是淺切若只取杞母桑兄檀言之叶韻則豈足為古人詩道哉孔子曰多

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良以是也

大叔于田

叔于田大叔于田皆非愛叔者所作也何者民懷其德則必有稱道其德惠今無一言所及有何愛之之實乎按左傳大叔收貳子封曰厚將得衆蓋當時叔之逆節已萌有得衆之慮賢者炳幾知微作爲此詩以刺莊公冀其早圖也叔之且仁且好且武者設爲國人愛慕之語以見人情之將歸也善射善御者以見其才藝之足爲亂也襢裼暴虎者以見武勇之必好亂也戒其傷女者以見國人之皆愛慕也節節諷諭之

乘鴇之鴇恐是駂之誤按字書訓駂云馬驪白雜毛今所謂烏驄者今此集傳亦訓以是則朱子盖以駂而註之也今本之作鴇即是形似而轉誤也字書亦云詩鄭風叔于田乘乘駂諸本从馬誤从鳥者鳥也詩唐風肅肅鴇羽是也

襄即懷山襄陵之襄謂駕出其上也據小戎之制軜環當兩服馬之背上引兩驂馬之外轡貫其中而執之則兩服最在前頭駕出兩驂之上。詳大全小戎圖驂少次服後此之謂上襄而兩驂於是乎在衡兩旁其狀如舞如雁行如兩手也火烈具擧者引戟齊擧也具揚者武勇齊揚也具阜者獲禽盛阜也磬者曲折如磬也挾矢持彀踊身一躍磬折其躬也控者磬折旋起將發而控弦也縱者縱轡也送者送馬也縱轡而送之使之馳走也兩服上襄故曰齊首首者在上者也兩驂稍次而在中間故曰如手手是稍次於首者也按字書以手覆矢曰掤扌字從田事將畢故遂釋所掤

之矢也

羔裘

直者正也洵直且侯指其大夫而言也羔是小羊羊之為性執之不鳴殺之不嗥類死義今以洵直且侯讚美其人遂云舍命不渝謂居乎定命至死不變也正直所以死義也服此羔裘者其真如羔羊之死義守其正直而舍命不渝也武力之取於豹飾集傳備矣謂之司直又取羔羊之正直死義也

説文曰美士有文曰彥三英之粲則文飾之粲然故服此裘者亦文章粲然為美文之彥也既有舍命之直節又有

美彥之文章可謂服稱其德文質兼備也文章而曰彥者先質而後文也英者華采之朱色也清人曰重英以朱羽為矛飾也魯頌曰朱英綠縢楚辭曰華采衣兮若英蓋以朱色之鮮明而取於草木之英華也此即以朱染之絲縫緎三處而謂之三英也

遵大路

此恐是刺廢棄正嫡之詩遵大路三字可知非淫婦也大路者正路也此為正耦婦人見絕於夫之詞也配匹之正有婚姻之大義斯謂遵大路也正耦而相棄則夫也不良匪我有咎無容自愧故遵大路也若為淫婦之詩則犬彘

醜行空從幽僻奚必遵大路乎摻者摻摻然女手之貌見魏風葛屨摻摻然執之者婦人纖手執袪之狀也與之夫婦亦已舊矣與之約誓亦以永好矣女也不爽則自訟無醜咎矣今何相棄之速耶

女曰雞鳴

與子宜之則為肴也爾雅云宜肴也

有女同車

忘者遺也失也德音不忘言德無遺失也與德音不瑕豳風狼跋其德不爽小雅蓼蕭同一詞致秦風終南篇亦曰壽考不忘假樂曰不愆不忘周頌曰繼序思不忘皆以忘為遺失之義

按春秋傳鄭餞韓宣子名起於郊子旗賦有女同車取其洵美且都愛樂宣子之志則此非淫詩必是愛慕賢人而借喻男女也

蘀兮

愛之無已不欲相離故言蘀兮風吹則恐其吹汝矣左傳鄭餞韓宣子於郊子柳賦蘀兮言宣子倡而己將和從之也宣子喜曰鄭其庶乎庶幾於興盛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宣子名賦不出鄭志鄭風故云皆昵燕好也昵親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若其淫詩則子柳豈或以本國之淫詩誦於燕享之席宣子亦豈喜而讚美乎

狡童

狡童非指淫者乃諷刺其君也麥秀歌曰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非指其君為狡童古者君臣之間每以男女而託辭故箕子不忍斥言其君遂借男女之語而謂之狡童盖詩人之忠厚而所以為風體也此詩首二句與麥秀相同君暗而言不用故曰不與我言也食君之祿曰餐魏風之不素餐棄賢如遺賢者不食其祿故曰不能餐不與食也維子之故則歸咎其君之詞也役使頻數莫或遑息即賢人遭亂邦之故也小雅北山詩之或盡瘁事國或不已于行是也

沖繩誌